

現起。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不應失此十業道。是生善趣解脫路。住此思惟利眾生。意樂殊勝定有果。應當善護身語意。總之佛說為尸羅。此為攝盡尸羅本。故於此等應善修。」月稱論師於尸羅波羅蜜時。亦說是斷十種不善。十地等經多如是說。故先於此如前所說修靜息心。則諸餘戒亦易成辦。

第四如何修此等者。謂應具足六種殊勝。及具六種波羅蜜多而正修習。具六波羅蜜多修時。自住尸羅。亦能將他安住尸羅。是尸羅施。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者。諸行所依謂菩提心。不應失壞漸令增長者。是為趣入戒等諸行所有根本。亦是第一遮止損害一切有情。大地以上所持尸羅為所願境。於初發業諸進止處。當從現在至心修學。特當了知十不善等性遮諸罪。日日多起防護之心。又於自受律儀諸根本罪。尤應勵力數起防護。若如是行於當來世。由其造作等流果力。能以少勞少苦圓滿諸菩薩學處。若今棄捨彼等。則恆常為極重墮罪之所染污。且於多生將不堪學菩薩學處。故當從今精勤而行。

忍波羅蜜多分五。^一忍之自性。^二趣入修忍之方便。^三忍之差別。^四修忍時如何行。^五此等攝義。

今初

耐他怨害。安受自身所生眾苦。及善安住法思勝解。此等違品亦有三種。初謂瞋恚。次謂瞋恚及怯弱心。三謂不解無其樂欲。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者。唯由自心滅除忿等修習圓滿。非為觀待一切有情悉離暴惡。非能辦故。調伏自心即能成辦所為事故。入行論云。「惡有情如空。非能盡降伏。唯摧此忿心。如破一切敵。以皮覆此地。豈有爾許皮。唯以鞋底皮。如覆一切地。如是諸外物。我不能盡遮。應遮我自心。何須遮諸餘。」

第二趣入修忍之方便者。雖有多門。且當宣說修忍勝利。不忍過患。其中勝利如菩薩地云。「謂諸菩薩。先於其忍見諸勝利。謂能堪忍補特伽羅。於當來世無多怨敵。無多乖離。有多喜樂。臨終無悔。於身壞後當生善趣。天世界中。見勝利已。自能堪忍。勸他行忍。讚忍功德。見能行忍補特伽羅。慰意慶喜。」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若有棄捨利他意。佛說忍為勝方便。世間圓滿諸善事。由忍救護忿過失。是具力者。妙莊嚴。是難行者。最勝力。能息害心。野火雨。現後眾害。由忍除。諸勝丈夫。堪忍鎧。惡人粗語。箭難透。反成讚歎。微妙華。名稱花鬘。極悅意。」又云。「忍為巧處。成色身。功德端嚴。相好飾。」謂有情邪行不退利他。從能摧壞眾多善根。忿恚怨敵。而為救護。下劣為害。亦能堪忍。是極悅意莊嚴之具。諸難行者。破煩惱逼惱。

最勝之力。能滅害心大火之水。諸暴惡人以邪行箭不能透鎧。微妙色身具金色相。奪諸眾生眼觀意思。是能造此黠慧巧師。以如此等眾多勝利而為讚歎。入行論云。「若勵摧忿勃。此現後安樂。」若能恆常修習堪忍不失歡喜。故於現法一切時中常得安樂。於當來世破諸惡趣生妙善趣。畢竟能與決定勝樂。故於現後悉皆安樂。此等勝利皆由忍生。於此因果關係乃至未得堅固猛利定解之時。當勤修學。

瞋恚過患中。不現見之過患者。入行論云。「千劫所集施。供養善逝等。此一切善行。一恚能摧壞。」此是如其聖勇所說錄於入行。曼殊室利遊戲經說。摧壞百劫所積眾善。入中論亦說。「由起剎那忿恚意樂。能摧百劫修習施戒波羅蜜多所集諸善。」須瞋何境者。或說菩薩或說總境。前者與入中論所說符合。如云。「由瞋諸佛子。百劫施戒善。剎那能摧壞。」生恚之身者。入中論釋說。「菩薩生瞋且壞善根。況非菩薩而瞋菩薩。」境為菩薩隨知不知。見可瞋相隨實不實。悉如前說能壞善根。總其能壞善根。非是定須瞋恚菩薩。集學論云。「聖說一切有教中亦云。諸比丘。見此比丘以一切支禮髮爪塔。發淨心否。如是。大德。諸比丘。隨此覆地下過八萬四千踰繕那乃至金輪。盡其中間所有沙數。則此比丘應受千

倍爾許轉輪王位。」乃至「具壽鄔波離來世尊所，恭敬合掌安住一面，白世尊言：世尊說此比丘善根如是廣大，世尊，如此善根何能微薄銷滅永盡？鄔波離，若於同梵行所而為瘡患，為瘡患已，我則不見有如是福。鄔波離，此大善根由彼微薄銷滅永盡。鄔波離，故於枯樹且不應起損害之心，況於有識之身。」壞善根義，有諸智者作如是說，摧壞先善速疾感果之功能，令果久遠，先當出生瞋等之果，非後遇緣不自生果，以世間道皆不能斷所斷之種，定不能斷煩惱種故。然此理不定，如諸異生，以四對治力，淨治不善所獲清淨，雖非斷種，然後遇緣其異熟果定不生故。又已感異熟善不善業，雖非斷種，然後遇緣亦定不生異熟果故。又加行道得頂忍時，未斷邪見及惡趣，因不善種子，然遇緣時，亦定不起邪見及惡趣故。又如前引「諸業於生死隨重」，隨先熟一善不善業，暫遮餘業成熟之位，僅以此義不能立為壞善不善，亦未說故。又異熟暫遠，不能立為壞善根義，若不爾者，應說一切有力不善業，皆壞善根故。故於此中清辯論師如前所說，以四種力淨治不善，及由邪見損害之心摧壞善根，俱如敗種，雖遇助緣而不發芽，後雖遇緣亦不能生果。又如前說，雖以四力淨所造罪而得清淨，而與發生上道遲緩無相違義，故有一類，雖壞布施護戒之果圓滿身財，然不

能壞修習能捨及能斷心作用等流。後仍易起施戒善根。又有一類。雖壞施戒作用等流。同類相續。然未能壞發生圓滿身資財等。又有一類。如前所說。若不瞋恚授記菩薩。一劫所能圓滿道證。由起瞋心自相續中已有之道。雖不棄捨。然一劫中進道遲緩。總之如淨不善。非須盡淨一切作用。故壞善根亦非壞盡一切作用。此極重要。唯應依止佛陀聖教。及依教之正理而善思擇。故當善閱經教而善思擇。如是能引極非可愛粗猛異熟。及能滅除餘業所引最極可愛無量異熟。是為非現見之過患。

現法過患者。意不調柔。心不靜寂。又諸喜樂。先有失壞。後不可得。睡不安眠。心失堅固。平等而住。若瞋恚重。雖先恩養忘恩反殺。諸親眷屬厭患棄捨。雖以施攝亦不安住等。入行論云。「若持瞋箭心。意不受寂靜。喜樂不可得。無眠不堅住。有以財供事。恩給而依止。彼反於瞋恚。恩主行弑害。由瞋親友厭。施攝亦不依。總之有瞋恚。全無安樂住。」本生論亦云。「忿火能壞妙容色。雖飾莊嚴亦無美。縱臥安樂諸臥具。忿箭刺心而受苦。忘失成辦自利益。由忿燒惱趣惡途。失壞名稱及義利。猶如黑月失吉祥。雖諸親友極愛樂。忿墮非理險惡處。心於利害失觀慧。多作乖違心愚迷。由忿串習諸惡業。百年受苦於惡趣。如極損他來復

讎。怨敵何有過於此。此忿為內怨。我如是知己。士夫誰能忍。令此張勢力。」此等過患皆從忿起。乃至未得決定了解。應當修習。如入行論云。「無如瞋之惡。無如忍難行。故應種種理。殷重修堪忍。」由見勝利過患為先。應以多門勤修堪忍。初句之理由。如入中論釋云。「如大海水。非以秤量能定其量。其異熟限亦不能定。故能如是引非愛果。及能害善。除不忍外。更無餘惡最為強盛。」若僅生最大非愛異熟而不壞善根。則非如此最大惡故。然能雙具引大異熟及壞善根所有惡行。除瞋而外。餘尚眾多。謂誹謗因果所有邪見。及謗正法。並於菩薩尊長等所起大輕蔑。生我慢等。如集學論應當了知。

第三忍差別分三。一耐怨害忍。二安受苦忍。三思擇法忍。初耐怨害忍分二。一破除不忍怨所作害。二破除不喜怨家富盛喜其衰敗。初中分二。一破除不忍障樂作苦。二破除不忍障利等三作毀等三。初中分二。一顯示理不應瞋。二顯示理應悲愍。初中分三。一觀察境。二有境。三所依瞋非應理。今初

初中有四。一觀察有無自在不應瞋者。應當觀察。於能怨害應瞋之因相為何。如是觀已。覺彼於自欲作損害意樂為先。次起方便遮我安樂。或於身心作非愛苦。為彼於我能有

自在不作損害。強作損害而瞋恚耶。抑無自在由他所使而作損害故瞋恚耶。若如初者瞋不應理。他於損害無自在故。謂由宿習煩惱種子境界現前。非理作意。因緣和合起損害心。縱不故思。此諸因緣亦能生故。若彼因緣有所缺少。則故思令生。亦定不生故。如是由諸因緣起損害欲。由此復起損害加行。由此加行生他苦故。此補特伽羅無少主宰。以他亦隨煩惱自在。如煩惱奴而隨轉故。若他自己全無自在。為餘所使作損害者。極不應瞋。譬如有人為魔所使隨魔自在。於來解救饒益自者。反作損害行捶打等。彼必念云。此為魔使。自無主宰。故如是行。不少瞋此。仍勤勵力令離魔惱。如是菩薩見諸怨家作損害時。應如是思。此為煩惱魔使無主。故如是行。不少瞋此。補特伽羅。須更發心為欲令其離煩惱故。我應勤修諸菩薩行。如四百論云。「雖忿由魔使。醫師不瞋怪。能仁見煩惱。非具惑眾生。」月稱論師亦云。「此非有情過。此是煩惱咎。智者善觀已。不瞋諸有情。」入行論中雖說多理。然唯於此易生定解。對治瞋恚最為有力。菩薩地說修唯法想。堪忍怨害與此義同。故於此上乃至定解當勤修習。若諸有情能有主宰皆應無苦。以此諸苦非所願故。有自在故。又諸有情若為猛利煩惱激動。尚於最極愛惜自身而作損害。或跳懸岩。或以棘刺及刀劍等。而自傷害。或

斷食等。況於他人能不損哉。應如是思滅除瞋恚。入行論云。「一切皆他使。他主自無主。知爾不應瞋。一切如化事。」又云。「故見怨或親。為作非理時。謂此因緣生。思已當樂住。若由自喜成。皆不願苦故。則一切有情。皆應無有苦。」又云。「若時隨惑轉。自愛尚自殺。爾時於他身。何能不為損。」

第二觀是客現及是自性皆不應瞋者。損他之過不出二事。謂是否有情之自性。若是自性瞋不應理。如不應瞋火燒熱性。若是客現亦不應瞋。如虛空中有煙等現。不以煙過而瞋虛空。應如是思滅除瞋恚。入行論云。「若於他惱害。是愚夫自性。瞋彼則非理。如瞋燒性火。若過是客來。有情性仁賢。若爾瞋非理。如瞋煙蔽空。」

第三觀其直間由何作損皆不應瞋者。若瞋直接發生損害能作害者。應如瞋恚補特伽羅瞋刀杖等。若瞋間接令生損害能作害者。如刀杖等為人所使。其人復為瞋恚所使而作損害。應憎其瞋。如云。「杖等親為害。若瞋能使者。此亦為瞋使。定應憎其瞋。」故不瞋杖。亦不應憎能使之。若瞋能使。理則亦應瞋其瞋恚。不如是執。即是自心趣非理道。故應定解一切道理悉皆平等。令意不瞋補特伽羅。如不瞋杖。此未分別杖與能使人有無怨心者。由

前所說破自在理應當了知。

第四觀能發動作害之因不應瞋者。受由怨害所生苦時。若是無因不平等因則不生苦。要由隨順眾因乃生。此因是宿不善業故。由自業力發動能害令無自主。故自所招不應憎他。作是念已。應怪自致。於一切種破除瞋恚。如那落迦所有獄卒。是由自己惡業所起。為自作害。如云。「我昔於有情。曾作如是害。故害有情者。我理受此損。」又云。「愚夫不願苦。愛著眾苦因。由自罪自害。豈應憎於他。譬如諸獄卒。及諸劍葉林。由自業所起。為當憎於誰。由我業發動。於我作損害。此作地獄因。豈非我害他。」霞婆瓦云。「若云非我所致。實是顯自全無法氣。」

觀察有境不應瞋者。若於怨害發生瞋恚。是因於苦不能忍者。誠為相違。以不能忍現在微苦。極力引生惡趣。無量大苦因故。故應自念我極愚癡而自羞恥。勵防莫瞋。如云。「於現在微苦。我且不能忍。何不破瞋恚。地獄眾苦因。」其怨所生苦。是我宿世惡業之果。由受此故。盡宿惡業。若能堪忍。不造新惡。增長多福。他似不顧自法退衰。為淨我罪而行怨害。故於怨害應視其恩。如本生論云。「若有不思自法衰。為淨我惡而行損。我若於此不堪忍。忘

恩何有過於此。」入中論云。「許為盡昔造諸不善業果害他忿招苦如反下其種。」如為醫重病當忍針灸等方便為滅大苦而忍小苦最為應理。

觀察所依不應瞋者。一觀能害因及有過無過。如云。「他器與我身二者皆苦因。由器

(二者……與身出)原譯文缺)

與身出為應於誰瞋。如人形大瘡痛苦不耐觸。愛盲我執此損此而瞋誰。」又云。「有由愚行害有因愚而瞋。其中誰無過。誰是有過者。」二觀自所受者。若諸聲聞唯行自利。不忍而瞋且不應理。何況我從初發心時。誓為利樂一切有情。修利他行。攝受一切有情。修利他行。攝受一切諸有情者。如是思惟發堪忍心。博朵瓦云。「佛聖教者謂不作惡。略有怨害不修堪忍。即便罵為。此從根本破壞聖教。由此即是自捨律儀。聖教根本由此破壞。雖總聖教非我等有。自失律儀是滅自者。」又云。「如翻鞍牛縛尾而跳鞍反擊腿。若緩鞦落始得安樂。若於怨害而不緩息。為其對敵反漸不安。」

第二理應悲愍者。謂當至心作是思惟。一切有情無始生死。無未為我作父母等親屬友善。又是無常命速分離。常為三苦之所苦惱。為煩惱魔之所狂魅。滅壞自己現後利義。我當哀愍。何可瞋恚及報怨害。

破除不忍障利等三作毀等三分二。一破除不忍障譽等三。二破除不忍作毀等三。初中分三。思惟譽等無功德之理。思惟有過失之理。三故於破此應當歡喜。今初

若他讚我稱我稱譽。全無現法延壽無病等。及無後世獲福德等二種利益。故彼失壞若不喜者則無屋用。沙屋傾塌。愚童啼哭。與我今者等無有異。應自呵責而不貪著。如云。「讚稱及承事。非福非長壽。非力非無病。非令身安樂。我若識自利。彼利自者何。」又云。「若沙屋傾塌。兒童極痛哭。如是失讚譽。我心如愚童。」第二讚譽等者。於諸非義令心散亂。壞滅厭離。令嫉有德。退失善事。如是思已則於彼等令心厭離。如云。「讚等令我散。彼壞厭離心。嫉妬諸有德。破壞圓滿事。」第三如是令我退失譽稱及利敬者。是於惡趣救護於我。斬除貪縛遮趣苦門。如佛加被。如是思已。應由至心滅瞋生喜。如云。「故若有現前。壞我譽等者。彼豈非於我。救護墮惡趣。我為求解脫。無須利敬縛。若有解我縛。我何反瞋彼。我欲趣眾苦。如佛所加被。閉門而不放。我何反瞋彼。」

第二破除不忍作毀等三者。心非有體非他能害。若直害身間損於心。毀等於身亦不能損。既於身心二俱無損。故應歡喜。如是思已斷除憂悵。憂悵若滅。瞋不生故。亦如論云。

「意非有形故，誰亦不能壞。由耽著於身，故身為苦損。毀訾及粗語，並其惡名稱，於身若無害。心汝何故瞋。」霞惹瓦云：「若於康壟巴、內鄔蘇巴、照巴三人，任說何語，與向土石，全無差別，故得安樂。後時諸人耳根薄弱，故無安樂。」若對馨敦說某作是言，答曰：「暗中訶罵國王，汝犯離間，應當懺悔。」有謂慧金剛瑜伽師云：「人說我等為伏後者。」答云：「人不於人作言說事，又於何事。」次云：「速斷離間。」若作是念，由毀訾等則餘補特伽羅於我不喜，故不歡喜。若餘不喜我，於我有損，可為實爾。然此於自全無所損，故應斷除不歡喜心。如云：「餘不喜於我，此於現後世，俱不損於我，何故我不樂。」若作是念，雖他不喜，無損於我，然由依此，即能障礙從他人所獲得利養，故於毀訾毀謗傳惡名者而發憎憤，所得利養須置現世，瞋他之惡隨逐而行，故無利養。速疾死沒，與以邪命長時存活，前者為勝。設獲利養長時存活，然於死亡終無免脫，終須有死。至臨終時，先經百年受用安樂，與唯一年受用安樂，二者相等。唯為念境，爾時苦樂無差別故。譬如夢中受樂百年，與唯須臾領受安樂，二睡醒時，樂與不樂全無差別。如是思惟，若於利敬能破貪著，則於毀訾揚惡名等不生憂悵。以不求於他顯我殊勝，雖不顯揚喜無退故，亦如論云：「能障利養故，若我不喜此，我利置

此世諸惡則堅住。我寧今死歿。不邪命長活。我縱能久住。終是死苦性。夢受百年樂。若至於醒時。與受須臾樂。若至於醒時。醒已此二者。其樂皆不還。壽長短二者。臨終唯如是。設多得利養。長時受安樂。亦如被盜劫。裸體空手行。」

第二破除不喜怨敵富樂。喜其衰損者。本為利樂諸有情。故發菩提心。今於有情自獲安樂。反起瞋恚。又云。惟願一切有情皆當成佛。今見彼等略有下劣利養恭敬。反生憂惱。極為相違。故應於他幾大富樂。斷除嫉妬。至心歡喜。若不爾者。則菩提心利樂有情。唯假名故。如云。「為樂諸有情。而發菩提心。有情自獲樂。何故反瞋彼。云令諸有情。成佛三界供。見下劣利敬。何故起憂惱。若汝所應養。當由汝供給。親友得自活。不喜豈反瞋。不願眾生樂。豈願得菩提。故若憎他富。豈有菩提心。若他從施獲。或利在施家。此俱非汝有。施不施何關。」怨家衰敗而生歡喜。及暴惡心願其失敗。僅由此心於怨無損。唯令自苦。設能損他。然亦俱害。思此過患。當一切種而正滅除。如云。「設怨有不喜。汝有何可樂。僅由汝希願。豈為損他因。縱由汝願成。他苦汝何喜。若謂滿我心。損失豈過此。彼煩惱漁夫。利鉤之所執。我於地獄鑊。定受獄卒煎。」如是若於障礙我樂。及我親樂。為作非樂。並於怨家所有盛事。一向視為不

可樂相。由此生憂。憂增發瞋。若能破其一向不喜。則止其憂。由憂息故。瞋則不生。故應以前所顯正理。於此破其一向不喜。由眾多門滅除瞋恚。以其過失最重大故。能滅教授亦即上說佛子正理。要與煩惱而興駁難。向內摧壞第一仇敵瞋恚之理。是故若能以觀察慧善為思擇。以多正理而正破除。則能遮止多類瞋恚。由眾多門發生堪忍。能得堅固微妙習氣。是由其無垢正理。於正教義獲定解故。有捨觀慧思擇修者。即捨此等菩薩一切廣大妙行。當知即是自他暇身受取心要無上障礙。猶如毒蛇應當遠離。

註：菩薩饒益有情戒略有十一相：（一）．謂諸菩薩於諸有情能引義利彼彼事業．與作助伴．於諸有情隨所生起疾病等苦．瞻侍病等．亦作助伴。（二）．又諸菩薩．依世出世種種義利．能為有情說諸法要．先方便說先如理說．後令獲得彼彼義利。（三）．又諸菩薩於先有恩諸有情所．善守知恩隨其所應現前酬報。（四）．又諸菩薩．於種種獅子虎狼鬼魅王賊水火等畏諸有情類．皆能救護．令離如是諸怖畏處。（五）．又諸菩薩．於諸喪失財寶親屬諸有情類．善為開解令離愁憂。（六）．又諸菩薩．於有匱乏貧生眾具諸有情類．施與一切資生眾具。（七）．又諸菩薩．隨順道理．正與依止．如法御眾。（八）．又諸菩薩．隨順世間事務言說．呼召去來．談論慶慰．隨時往赴．從他受取飲食等事．以要言之．遠離一切能引無義違意現行．於所餘事心皆隨轉。（九）．又諸菩薩若隱若露．顯示所有真實功德．令諸有情歡喜進學。（十）．又諸菩薩於有過者．內懷親昵利益安樂增上意樂．調伏詞責治罰驅擯．為欲令其出不善處．安置善處。（十一）．又諸菩薩以神通力．方便示現那落迦等諸趣等相．令諸有情厭離不善．方便引令入佛聖教．歡喜信樂生希有心．勤修正行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一終